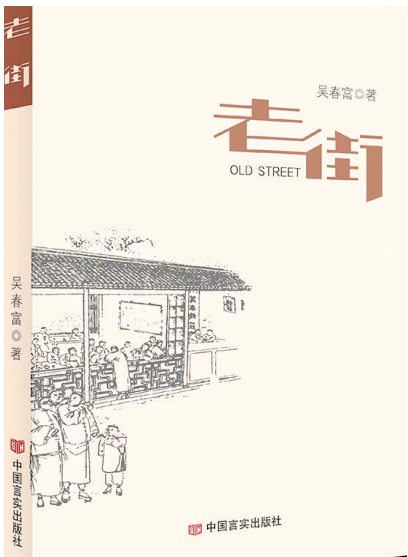


《老街》:逼仄之地的命运和深情

吴传兵



《老街》
吴春富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

桐城作家吴春富的长篇小说《老街》以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为时代背景,以葛大宝、程旭升、赵小发三个老街上的老战友的情感故事为主线,以老街各式人物趣事为支线,描写了他们或喜或悲或怒或叹的生活故事,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曲折悲欢。

我手捧《老街》,读出了书中的乾坤。书里有沧桑,有厚实,有“清明上河图”,有“历史活化石”,有喜怒哀乐、人情世故、人间烟火,更有人性的晦暗与光辉……我读着读着,感觉书中的“老街”与现实中的“老街”叠加成了一条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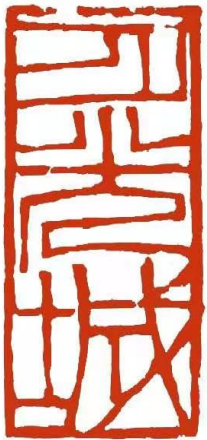
春富是土生土长的桐城人,在远近闻名古色古香古朴厚实的“孔城老街”工作生活。生于斯长于斯,他对老街古往今来的人和事了如指掌,更怀有深情。他被“孔城老街”熏陶久了,被“孔城老街”感染同化了。他把现实中的“老街”以及老街的人和事,艺术性地创造性地搬到了纸上,从而给读者奉献了难能可贵的厚实的精神食粮。

二

“1964年早春,天气有些微寒。”一开篇,不单是告诉读者故事发生的时间,关键点是隐喻了故事的波澜曲折。

“河东街的上街街口处,早晨‘肠梗堵’。这里是老街最繁华的地块。一边是茶馆,清晨,老街居民拥到茶馆里面喝茶、

拣早点;一边是渔行,从事水产品交易,从白兔河里打捞上来的鱼虾龟鳖这里全都能见到。渔行两间门面,日晒雨淋使得门板已经灰暗,门板卸下来靠在屋子里拐弯处,嵌门板的麻石槽子在清晨的薄光下闪闪发亮。”



寥寥几笔,老街的繁华热闹和沧桑就呈现给读者了。作家接着用平实通俗的语言,记录了买鱼卖鱼的吆喝声、茶馆里的嘈杂声、几个老头儿关于“米饺来头”的畅聊声,描写了这条“老街”清晨繁忙的景致,喝早茶的,吃米饺的,炸油条的,老街烟火味浓,生活味浓,生机勃勃。一幅市场繁荣的“清明上河图”和芸芸众生温馨祥和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读者瞬间也融入了故事之中。

这是小说的背景,背景的铺陈是小说的基础与铺垫。作家把握得非常好,简洁而明朗。

我喜欢这种开场白。直接,干练,引人入胜。

三

背景有了,人物就要登场,场景就要展现。

人物登场和场景展现是有讲究的。是后来小说铺陈的关键。

“程旭升望了望街面,这时没有事情了,他一扇一扇地上了渔行的门板,然后走进对面的茶馆里。”

“今天营业额怎么样?一个在茶馆里面晃荡,个子不高眉毛浓黑笔直的人板着脸问。这个人就是茶馆经理高新潮。”

“老街除上街头茶馆外,还有下街头茶馆,这两家茶馆都隶属合作商店。”

“合作商店的货物由供销社供应……”

这四小段的叙述,将小说里的主人翁程旭升、重要配角高新潮引出来走上纸面,也把小说故事铺陈的真正舞台——“合作社、供销社”推呈给读者了。人物如何登场、场景如何推出,是小说创作的核心和关键。小说老街人物出场的方式自然,真切,不拖泥带水,没有牵强附会;意境中,还能嗅出一点“要出事了”的严肃气息,照应小说的后文。这立马勾起读者的兴趣和阅读欲。这充分彰显作家春富老道的创作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这点我也非常欣赏。

四

“他将大号锅烧红,然后抡起大铁瓢,舀了些猪油,沿锅沿一转,划了道闪亮的弧线。油滴落了下去,发出滋滋的响声,随之冒起一股轻烟……”整篇小说,作家这种细致而平实的描写很多,他以这种写作手法和技巧来展示人物性格、描述事件过程,铺陈事件发展。这彰显出作家平时对生活、对社会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是洞察生活的结果。

还有江八奶奶的形象也刻画得活灵活现。“江八奶奶年纪并不太大,她上身套着一件蓝士林斜襟大褂子,褂子长了点,遮了下身。她不讲究,上方两粒圆布扣子常常不扣,衣服都耷拉了下来;胸前褂子也脏,上面有粥壳子或鼻涕壳子。她老人家常揣着瓜子,走到哪,吃到哪,瓜子壳乱飞。江八奶奶在老街上名气大,她老人家忙完了家里事,就喜好到街面上闲逛,虽是‘女流之辈’,但行侠仗义,大人物都不怕,遇不平事她要管,嘴里还老娘老娘的。”

总之,这部小说的语言简洁、朴素、通俗、易懂,语言表述与动作、画面或场景的转换非常自然贴切,在小说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上把握得很成功。

萨拉乌苏:中国的“伊甸园”

贺雄飞



《秘境·萨拉乌苏》
三万信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世界著名的萨拉乌苏地质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它起始自旧石器时代,揭示了迄今7万年至14万年前的“河套人”产生的奥秘,当年我徒步行走在这“人间仙境”般的历史遗迹时,一股思古之情油然而生,真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感觉。

在萨拉乌苏遗址附近还有一个鄂托克旗野外地质遗迹博物馆,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鄂托克旗查布苏木境内,总面积7700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21公顷,缓冲实验区面积7679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区内分布广泛的多种类型的恐龙足迹和骨骼化石等。鄂托克旗恐龙足迹化石及古脊椎化石是一种罕见的自然地质遗迹,其典型性、稀有性及代表性十分突出,区内化石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分布面积之广,在国内外实属罕见。

萨拉乌苏的代表性动物是披毛犀,而当地更多的是恐龙化石。恐龙,作为中生代的一个物种,曾经统治地球2.6亿年,顽强地经历了地球“三纪”的历史变迁,却在6500万年前无端消失了。恐龙的故事不仅具有传奇色彩,不断地被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演绎和传播,而且在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不断被研究挖掘,充分激发了人类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当你身处萨拉乌苏时,会一下子点燃所有激情,渴望通过地质锤砸开地质遗迹的沉积岩,希望发现宇宙和历史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打开人类生命起源和地球起源密码的钥匙。

著名自然主义画家贺鹏飞(三万信)在出版了《山海经》画册以后,在中国美术界一鸣惊人。在他寻找新的绘画题材过程中,我向他推荐了家乡萨拉乌苏。这里充分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和创作欲,使他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近百幅作品。他创作了诸多有关萨拉乌苏和披毛犀的系列作品,绘画水平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喜可贺。

萨拉乌苏遗址是国际考古学界的“热门”话题,受到了法国人类学大师德日进等人的青睐和推崇,我誉之为“中国的伊甸园”。这里有许多远古传说和神话故事,堪与《山海经》媲美。这不仅大大激发了人类探寻远古源头的好奇心,还留下许多有关披毛犀和人类原始生活的神秘想象。作为美术创作,神话与信仰的题材不仅在古代具有特殊的魅力,而且依然是现代画家心目中神奇的向往之地。

这类题材可以让艺术家们妙笔生花,天马行空,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想象力和艺术天赋,同时也可以融入人性的风采,建立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正如绘画大师毕加索所言:“我不画真实的东西,我只画我想象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美术界才产生了塞尚、凡·高、马蒂斯、莫奈等一流艺术大师的经典创作。

只有怀有一份对艺术的真挚虔诚和对人类命运的热切关心,才能充分打通艺术、历史以及现实的真正界限。三万信的创作激情永不枯竭,也没有让所有爱美的眼睛失望,他的有关萨拉乌苏的新创作,不仅为我们奉献了新奇的视觉盛宴,也让我们去深度思考美好人生的奥秘,从而表达出宛如英国大诗人约翰·济慈在其著名诗篇《恩底弥翁》的第一行诗中所咏唱出的那种感受——

美的事物永远是一种快乐/它的美妙与日俱增/它绝不会/化为乌有……